

仁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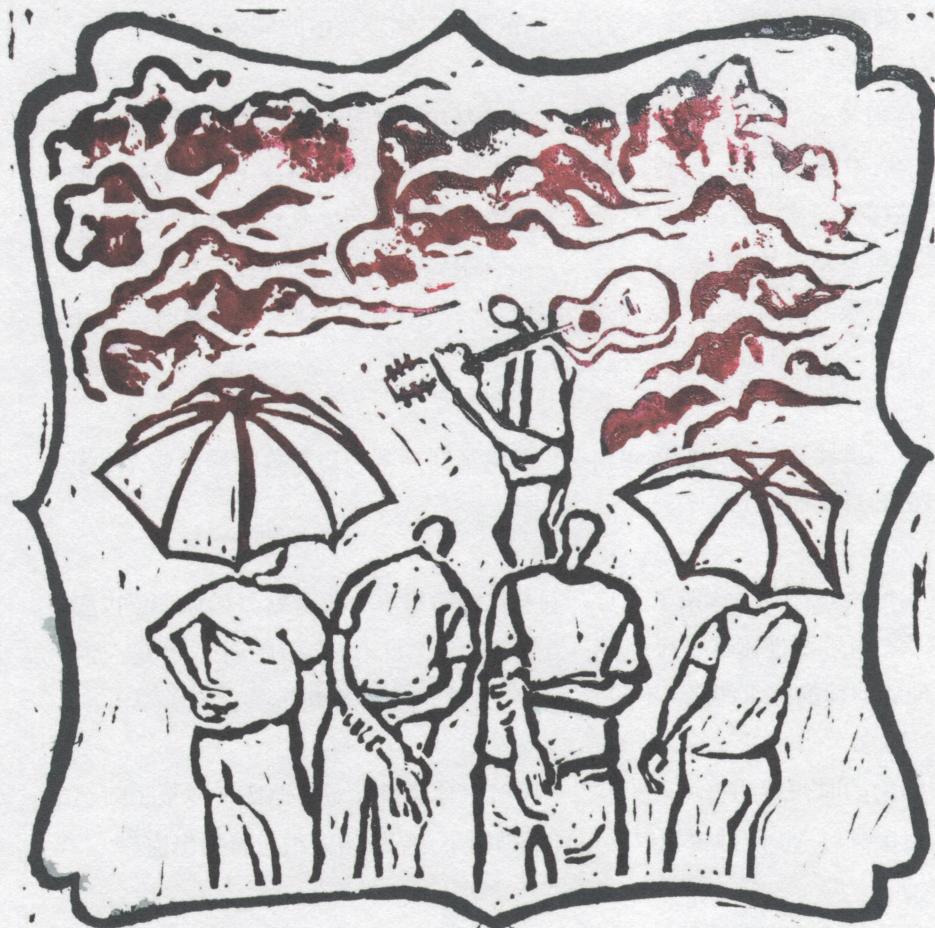
露水

那时，暨南大学西门的一处草丛里，有个日本人经常在那弹吉他。阿强每次去摆摊都从那边经过。日本人弹奏一些古典曲子，很好听。有一次，城管抓得很严，阿强早早收档，闲着没事干的阿强便上去搭讪，请教他这些曲子都是谁写的，为什么这么好听。

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，叫松宫，他之前在香港待过，粤语讲得很好。他说他在日本做生意失败，离了婚以后，决定重新开始他的人生，所以选择来中国留学。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，生意失败以后还能来中国留学？完全搞不懂，但阿强也没多问。听他讲话不会怀疑他是外国人，黄皮肤，黑眼睛，如果说他是广东周边哪个县城做生意失败后过来的，应该也不会有人怀疑，但，敏感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不是中国人，阿强一开始以为他是韩国人。请问你是韩国人吗？我不是，我是日本人。

松宫手指不长，但很灵活。阿强手指很长，可是又不会弹吉他。他说很可惜，应该学一学。阿强问古典吉他多少钱一把。他说附近一家琴行，有卖一些很便宜的练习琴。他弹的这款就在那买的，九十块钱一把。不过得稍微改装一下，他指着木吉他的音孔告诉阿强，阿强不懂，但觉得这家伙讲究。他那把吉他的音孔加宽了之后，还特意在旁边刻了一些图案，刚好绕音孔一圈，像什么图腾，谜一样，神秘得很。

九十块钱一把吉他，无论阿强怎么磨，还是九十块。琴行售货员最后很不耐烦，警告阿强，不要再讲价了，他说他今天很头痛，人很不舒服，说这是特价



琴，亏本卖的。

之后，每天下午阿强都拿着吉他，练上一两个小时再出去摆摊。其他租客都上班了，整层出租屋安安静静，只有他在拨弄琴弦。

跟阿珍交往也是缘于吉他。那天地铁口有一大帮人在抗议，捍卫粤语。很多人在围观，有人领头唱起了《海阔天空》。阿强背着吉他去找松官，经过那里，就看见了她。阿珍她那头金发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显得特别招摇。那天天气预报说是阴天，局部地区有阵雨，但那一刻阳光从云层的裂缝射下，阿强看着

阿珍，阿珍看着阿强。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，不需要过多的描述。

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天气很糟糕，一直是绵绵细雨，周围很潮湿，地上湿漉漉，根本摆不了摊。阿强只能窝在建设银行门口的屋檐底下，手拿几本畅销书这样来叫卖。整个城中村都很潮湿，蟑螂老鼠四处乱窜。由于持续降雨，日本人也从草丛里消失。为了创文，城管跟疯狗似的，到处抓走鬼。他妈的，摆摊卖盗版书的日子也该结束了，生意已经没法做了。阿强觉得是时候改变一下生活，重新开始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
找工作的事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，自由空间酒吧门口贴着招聘广告，阿强他一走进去就开始工作了。

在自由空间里，阿强认识了文身师莉莉，他的第一个纹身就是她所赐。也因为这事，阿珍跟他闹了几个星期。当然，事情肯定不是因为一个纹身这么简单，他跟莉莉的露水情缘，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

82

阿珍温柔的时候真的很可爱，但发起脾气来比鬼都可怕。她扬言要杀了阿强，杀了这个臭傻逼。阿强将家里的刀具都扔掉了，统统用报纸包着扔出窗户。

阿珍每天三更半夜的尖叫，让阿强神经衰弱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。他不担心阿珍真的会拿刀捅他，只是担心她会疯掉，如果疯掉，那就可怜了。

在酒吧里，阿强时不时偷喝点酒，这样会好受一些。有一次他偷了一整瓶威士忌，跑到江对面去喝。喝多了，躺在草丛上睡着了。第二天睁开眼睛，空气很清新，周围的叶子、易拉罐、塑料袋上伏着一层露珠。阿强看到草丛里藏着一串金闪闪的金手链。这串金手链是假的，一眼就看出来，它太假了，但挺好看，他将这串假金链带了回去。阿珍毁掉了所有家具，留了一张字条，里面写满了诅咒的话。虽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但真希望她能换一种方式。

人性的弱点

阿强在客厅看电视，他的妻子在厨房里做菜。今天有客人来，所以菜式很丰盛。他们的女儿已经准备好了碗筷，儿子也在帮忙把烧好的菜一碟碟端出来。虽然是大白天，客厅里的两条白炽灯管却都打开了。

城中村里头常年阴暗潮湿，阳光再强烈也照不进来，北风多狡猾也吹不进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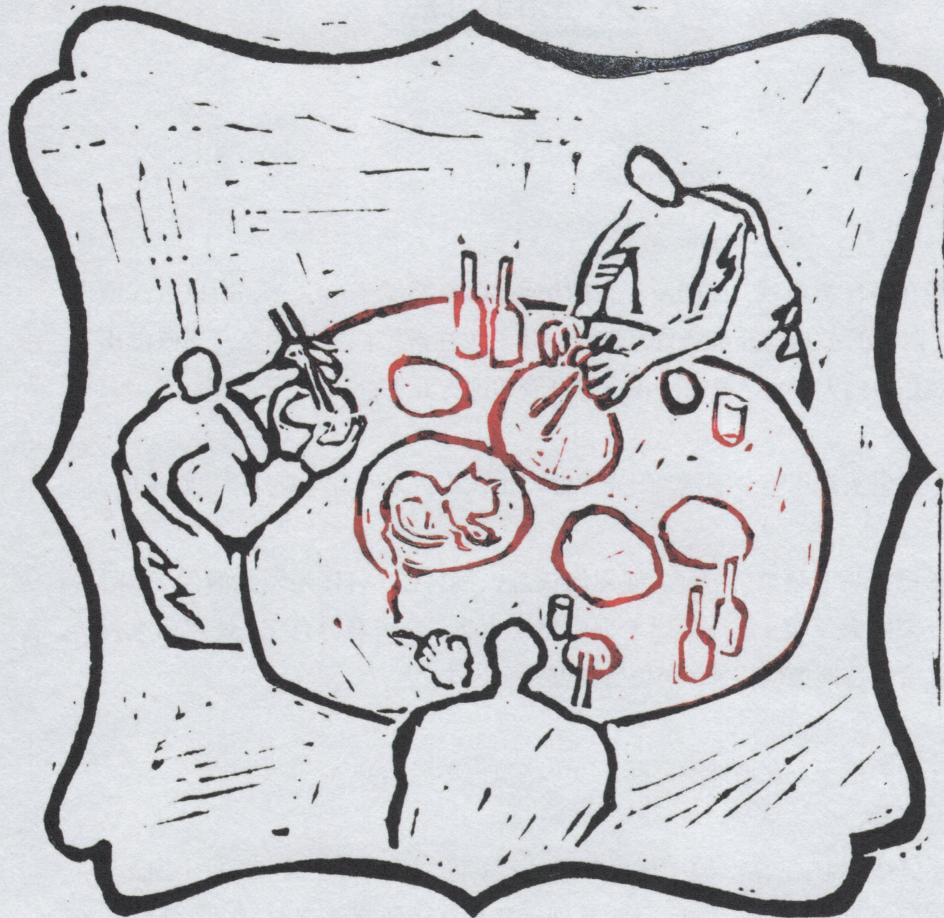
妻子已经将饭菜准备好了，催促他快点去接科仔。科仔是阿强的侄子，听说在上海做大买卖，这几天出差来广州谈生意，今天难得有空，特意前来拜访。阿强慢悠悠地把烟掐掉，趿拉着皮鞋走了出去。

83

科仔的手机一直在通话中，走了几个路口也不见人。

路不好找，乱七八糟，城中村里头信号不太好，阿强的手机一直打不通。阿强好不容易在一家发廊门口看到了科仔。科仔穿着白衬衫，蓝色牛仔裤，发型是时下最流行的韩国风。一开始科仔表现得过分热情，动作难免有些别扭。打了招呼，寒暄了几句之后，一时之间俩人又不知道说啥话，正要陷入尴尬，刚好手机响了，科仔接了一通外国电话，说了几句外国语。阿强先是在前面带路，接着又放慢脚步，跟科仔并肩走着。

城中村里一股霉味，阿强和科仔穿过一元店、长话超市、成人用品店、私人诊所、麻辣烫烧烤档水果摊、糖水铺、梦娜丽莎发廊、报刊亭士多店。士多店的收音机正在播着一首港台老歌，谭咏麟跟关淑怡合唱的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。某个打扮新潮的美女走进了士多店，她的高跟鞋吸引了他们的目光。发廊就在对面，一股洗发水的芬芳飘了出来，美女叼着香烟走进小巷，远离了他们的视线，她身上的香水味还在发挥作用，那种廉价香水里藏着很多故事，



说也说不清楚。城中村里头光线糟糕，头顶上几十条粗细不一的电线，在每栋握手楼之间纠缠不清。阳光再强烈也被它们过滤成一缕缕蜘蛛丝。阿强继续带着科仔穿过人群嘈杂的街道。每家店铺摆放的货品都腻了出来，占了半条街，使得原本窄小的街道更加窄小，一元店挨着糖水铺、士多店门口放着一个关东煮、成人用品粘着私人诊所，麻辣烫隔壁是烧烤档、烧烤档过去是水果摊、挨着水果摊的是报刊亭、过了报刊亭就是十元店……

饭桌上，阿强的妻子一会儿夹片猪腰，一会儿弄块鱼头到科仔碗里，说多吃猪腰强身，吃块鱼头补脑。喝了两杯烈酒，满脸通红的阿强一直在重复几个经典话题，说他小时候没机会读书，长大后被人欺负，后来欺负别人，感慨当年不应该太冲动，谁出卖了他，谁帮过他，谁得癌症死了，十年前那个携款跑路的领导又是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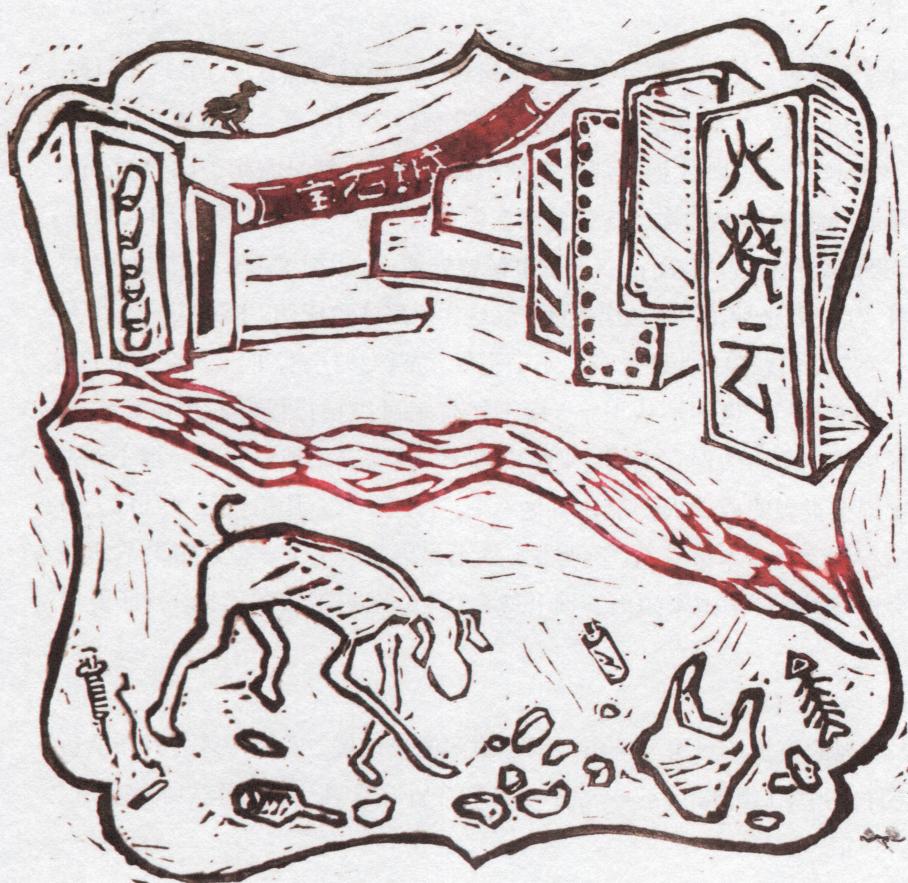
阿强的经典话题一结束，他妻子就开始问科仔有没有女朋友，打算那个时候结婚。科仔说有，女朋友是个外国人，还没有结婚的打算。阿强说，外国人好啊，外国好啊，说刚才提到那个携款跑路的领导，就是跑到外国去的。接着阿强就问起工作上的事。科仔说他在做翻译，也一直在跟阿拉伯人做生意，但最近叙利亚内战，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忙，很忙。阿强说忙好，忙点好啊，年轻就是要忙，要做出成绩来，这样以后才会成功，俗话说，少壮不努力，老来徒伤悲啊。他还说有一本书很好，推荐科仔看，叫《人性的弱点》，但他又补充道，可惜他不认识字，要不然肯定可以跟科仔好好讲讲这本书。他是听华威达酒店的保安说的。平时没事干，他会去跟他们一起斗地主，那个保安说全世界的成功人士都在看这本书，长盛不衰，还给他读了几段。科仔表示有空会买一本来看看。阿强说，读书是很重要的，一个人如果不读书命运会很悲惨，一个国家如果不读书就会落后，落后就会被挨打。科仔说是是是。

这时，阿强的妻子从厨房里端出一锅热滚滚的猫肉煲，说是特意为科仔准备的，怎样都得来点野味。阿强补充说道，现在野味难寻，这只虽然是家猫，但性格野得很。

科仔闻了一下，说很香，但现在他不吃猫肉了。他的女朋友喜欢猫，养了一只波斯猫。

阿强再次强调，炖的不是波斯猫，是普通的家猫。科仔笑了笑，说只要是猫科动物都不能吃，他叫他们多吃点，看他们吃也很开心。

宝石城



86

汽车司机发动了引擎，乘客们陆陆续续上了车。我从厕所里走出来，看见垃圾筒上面的芙蓉王在冒烟，还抽剩一大半。我赶紧拿起来，叼在嘴里，猛抽一大口。汽车喇叭再次催促，车马上要开了。

我坐在后排，汽车一路颠簸，像摇篮，没多久我就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已过了一个多小时了。我揉揉眼睛，看看窗外，汽车刚好下了高速，驶入国道。经过

一片光秃秃的地皮，旁边有机器大手臂在那里挖呀挖，远处一座小山丘被劈了一半。

汽车慢慢地驶入县城。很脏乱的一个小县城，野狗在刨街上的垃圾堆，一条粉紫色的河好像停止了流淌。河旁边堆满发黑发绿的垃圾，几个红色塑料袋尤其鲜艳。街上到处挂着广告牌，各种各样的横幅、喷画、招贴在推销着宝石玉镯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宝石城。

我带上耳机听着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演奏的《田野》，感觉汽车像是一匹战马，驰骋在尘土飞扬的县城中。

路两边有各种小商店，有山寨快餐店麦肯姆、有桑拿中心、有购物广场，电线杆上有麻雀。路边有情侣手牵手，还有逃课的小学生溜进电子游戏厅。奔驰、宝马车从身边驶过，摩托车也开得很潇洒。路上还有人在奔跑，不对，他的动作已经快超越奔跑了，应该说是在飞驰，他在追前面那辆摩托车。

结果那辆摩托车开到沟里去了。追他的人，也跳入沟里，猛踹那个摩托佬的肚子。车上的乘客也转过身探出头去看热闹。这场面好像也吸引了司机的注意。最终汽车撞上了前面的奔驰。

开奔驰的是个女的，她下了车，汽车司机也下了车。乘客们也陆陆续续下了车，有些人去沟里看打人；有些人去看汽车司机和奔驰女吵架。我拿起我的背包也下了车，我的目的地快到了，这辆车也只能送我到宝石城的汽车站。

那个摩托佬已经被踢到快吐血了，奔驰女也赏了汽车司机一巴掌。我往汽车站的方向走去。现在他们是死是活已经跟我没关系了，他们已经超出我的感知范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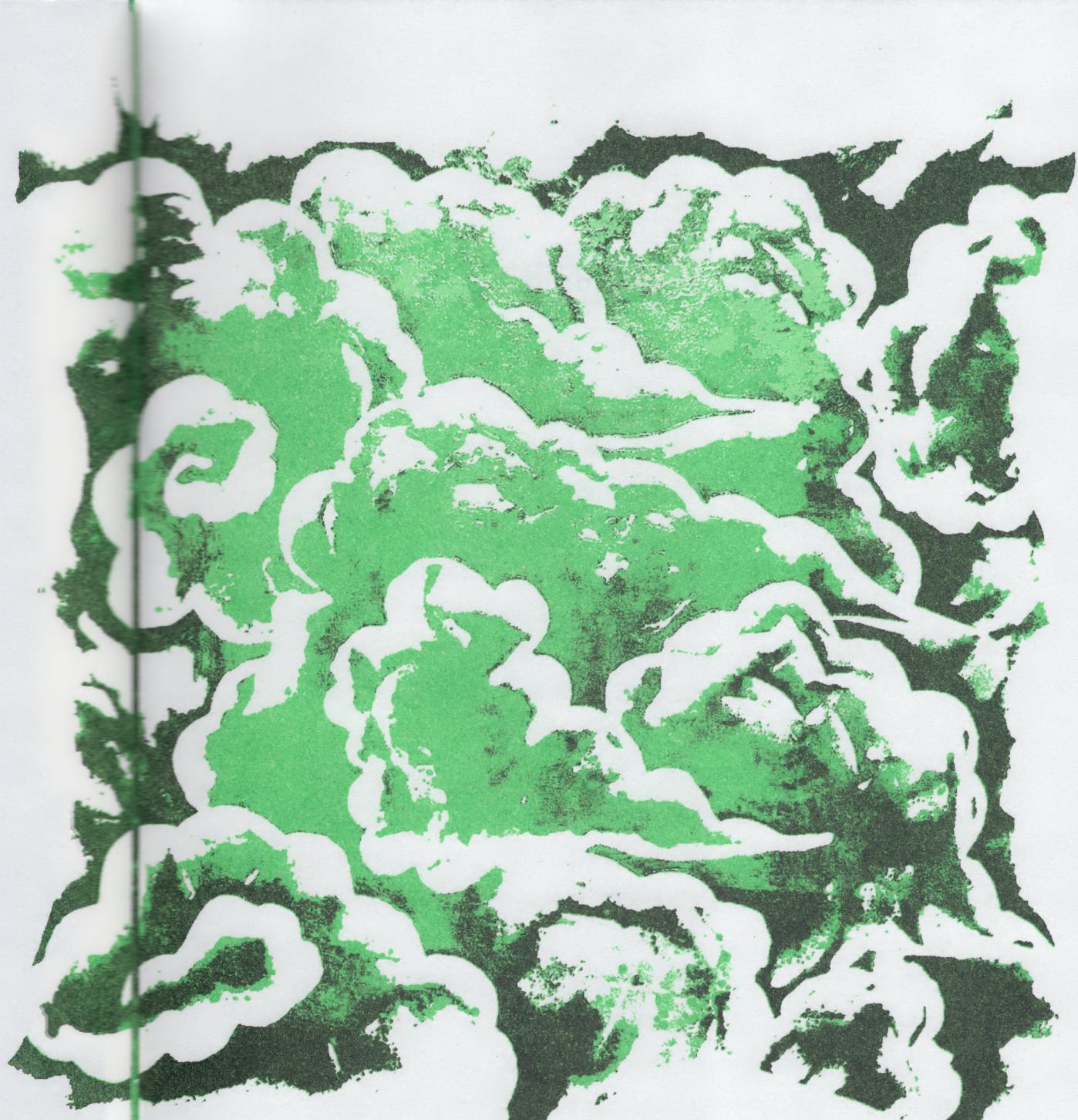
汽车站很新，看起来应该刚建好没多久。一个拉客佬问我去哪？我告诉他要去的地方。他说15块钱拉我过去。我说8块。他没回话，他看了看我，接着将目光移到我的破行李箱上，然后望向外面，汽车站对面是一片工地，建设蓝图表明，那里正在建设新的宝石批发市场。

未来的宝石批发市场上空，一片火烧云，司机突然阴沉着脸。我觉得可能我砍价过分了，就改口说10块。他点了点头说好。

没想到，看起来沉默寡言的司机是个话痨，车一开就说个不停。他说最近治安不好，年前放了好多白粉佬出来，到处偷东西，抢劫。抢了钱就去买毒品，那些小毒贩，良心都被狗啃了，在烈士陵园里卖那些掺了毒鼠强加了止痛片的白粉。他叫我晚上没事不要出来。现在一过12点，只有鬼才会在外面晃。

司机说，现在城里的女孩子都不敢戴首饰、背包，尤其是耳环，分分钟耳朵都给扯下来。钱呐，都是用塑料袋来装的。接着又说起在汽车站发生的暴力事件：真是狗血，怎么说呢，那新来的小子脑瓜子不好使，真是被驴踢了，傻逼啊。我们一直在汽车站拉客，都懂得江湖规矩，我们说10块钱不载。结果那小子马上咧着嘴说，来我这啊，我5块送你回家。我们的听了这话就不高兴了嘛，破坏市场，大家是要共赢才对嘛，你发财我发财。但那傻逼不懂。这不，就对骂起来了，骂一骂也就算了，但那小子脑瓜子不好使嘛，蠢，笨，反正就是个傻逼，骂不过别人，不服气，竟然掏把小刀出来。我知道这傻逼拿刀也只是想吓唬吓唬。可是，吓唬谁啊，根本没人怕他，反倒笑话他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他手里拿着刀，大家都在笑他，这下不见红，该多丢脸啊，所以就捅了两刀啰。我告诉你这两刀值多少钱，十二万啊！拉客要拉到火星去咧。一刀捅进一个人的右胸，差点没把肺给捅破；一刀捅在另一个的手臂上，割断了一块肌肉，一根筋断了再也接不回来了。满地是血啊，那小子慌了，开始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你看，管你真情还是假意，结结实实的两刀，赔钱赔死你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两刀都捅在一个人身上，那还可以算个批发价，少赔点，你说是不是。但两刀各有去处，分量很足，赔钱赔死他，那个傻逼。

一直说到了我下了车，司机还在唠叨，最后还叮嘱我，说这边听说以前好像是打靶场，枪毙反革命份子的，风水不太好，晚上出来要小心点。



系列插图《火烧云》：袁玮